

# 優 等

## 龜殼

黃政淵

差不多一百年前，我還是個傻傻魯魯的青年。

在我們這個島城，到了某個年紀，似乎就得到店裡買一套龜殼。我一直以為我可以是個例外，但在這個平凡無害的午後，我驚覺龜殼店店員剛甩了一坨笑容到我臉上。

我伸手抹抹臉，溼溼的。是淚水？

「容我冒昧，但我建議您可以從我們的羽量系列開始挑選。」店員的手指向一面牆，上面掛滿花花綠綠但大小相近的龜殼，殼面也有各式各樣的花紋。在店內日光燈管的螢光下，它們看起來像一顆顆無名珠。

妻子不知何時出現在我旁邊，雙手挽著我的右臂，我嚇了一跳，卻明白絕不能表露出自己的驚訝。我尋思著妻是不是怕我逃離龜殼店。

「輕量系列比較適合我老公吧？龜殼還是買大一點的比較好吧？」妻說，然後輕盈地轉圈展示她自己背上那付輕量輻射花紋

龜殼。

「老婆總是比老公有遠見。難怪大家都說聽某嘴大富貴。」店員的嘴巴突然變成龜喙，這個怪象讓我反射性睜大雙眼，我趕緊把臉別開。

我接受妻的建議選了輕量綠蠣龜殼，她抱著我說恭喜，但這款龜殼的標價卻讓我頭暈想吐。我看出窗外，港邊突然施放煙火，店員說那是島城為了祝賀我，正在舉辦慶典。

店員拿出購殼合約給我審閱，我看到貸款期間長達九十九年。

我指著合約說：「我應該沒辦法活那麼久吧？萬一我突然死了怎麼辦？」

店員開心拍了手掌一下，「您真內行。所以我們還推出了龜殼平安保險，只要多付一點點錢，就可以確保您的龜殼權益不受損害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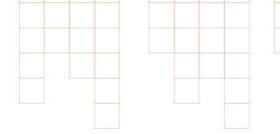
在平板電腦上，店員展示比購殼合約更複雜的保險合約給我看，那些文字像無數火蟻爬滿我的眼珠，讓我不想再看下去。

「我還是先買這個龜殼就好了。」我說。

我在簽購殼合約的時候，感覺自己的名字變得無比難寫。簽完整本合約幾百個簽名處之後，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。此時我才驚覺這一輩子都沒人告訴過我買龜殼要幹嘛，妻子也從沒告訴我裝上龜殼是什麼流程。

我心裡還在發毛，天花板突然開了個洞，迅速伸出一支先進銀亮的機械手臂把我抓了進去。

「你背起龜殼後，我們會更幸福！」妻仰頭對我大喊。那一秒



鐘之後一直到我死，我都沒相信過這句話。

機械手臂輕柔卻無情地將我固定在輸送帶上。我看到這個巨大的明亮空間裡有許多條輸送帶交錯，許多人跟我一樣被高速運送往不同的目的地，我嘗試要找出任何熟悉的臉孔，卻只辨認出自己的恐懼。

然後我失去意識。

我夢見我是綠蠵龜要上岸產卵。我費勁爬上沙灘，產了一窩蛋，在虛脫中撥砂蓋住這一百顆卵，然後我爬回海裡，在洋流中夢見孩子們都順利孵化了，可是突然間一大群觀光客拿著手電筒衝進沙灘，孩子們迷失了方向感，再也找不到大海。

我醒來，爲了那窩我從沒生過的蛋而憂傷。

我發現我坐在五星級飯店房間的床上，面對著窗外金色的夕陽，我低頭看見我的影子上多了一大塊異物，我伸手往背後摸去，龜殼的觸感比真實更冰冷。

我站起來，感覺龜殼比我想像的更重，約莫像是大三那年我環島一個月背的特大登山背包。

我走到梳妝鏡前，歪著頭看著自己套上龜殼的樣子，我無法想像自己要背著它活一輩子。當我死去之後，他們能容許我卸下龜殼嗎？我開始後悔前年在外公葬禮上，我沒繞棺去看他最後的樣子，但我很確定那口棺材的尺寸是足夠放進龜殼的。

鏡子裡出現了妻與她的笑容，兩者是互不相連的物件。當妻向我走來，她的笑容還停留在原地的空間座標上綻放。

我看到妻的身上除了龜殼，一絲不掛。

她的左手輕輕撫摸著我的龜殼，神情像拍賣官在欣賞流拍的畫。

「還習慣嗎？」她輕聲問。

「我想喝威士忌。」

她從房間的迷你吧拿了一瓶五十毫升的威士忌給我，「恭喜你。」

「飯店的酒太貴了。我還是去便利商店買一瓶好了。」我搔著龜殼腹部說。

妻旋開瓶蓋，把小酒瓶舉到我嘴邊。「跟龜殼相比，這點小錢算什麼。」她看著鏡中的我說，「更何況，你現在可是有殼階級呢。」

我接過威士忌，喝了一大口，瞬間意識被辛辣蜜甜的酒液淹沒。

妻的笑容此時飄回到她臉上，她輕輕吻上我的嘴唇，雙手伸進我的龜殼裡扒出我的衣物。

「這要怎麼搞啊？」我心想，不知該惶恐還是該發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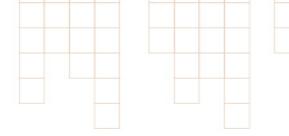
我們兩人背著各自的龜殼擁吻著，組成了一顆足球。

我亢奮起來，不知哪來的蠻力把妻連人帶殼抱起來放到床上。

「這樣不行啦！」妻大叫。她躺在龜殼上，四肢不停拍打著潔白的床舖。

「你這樣躺著不行嗎？」我問道。

「你沒看過烏龜無法翻身的樣子嗎？我這樣手腳懸空很不舒服，快把我翻過來！」



此時我的蠻力消失了，我跟妻一起費勁試了十分鐘，才把妻的龜殼翻過來。她閉眼趴在床上，我靠著床頭板，兩人不停喘氣。

夕陽已經落下，我看著島城的夜景，試圖回想我在裝上龜殼之前是如何做愛。我發現我一點都想不起來。

那麼，在妻裝上龜殼之前，我們是怎麼做愛呢？

我想不起來。

我仔細爬梳著大腦皮層，一丁點相關影像都沒留下。

那應該是很美好的經驗吧？完全沒留下記憶讓我覺得很可惜。

原來龜殼不僅會改變人的外觀，它還會改變人的心智。

我聽到「格格……」的聲響，原來是我的龜殼正輕輕敲著床頭板：我顫慄著。我剛剛想到大三那一年，為什麼？我想起那年的什麼事情？

我想不起來了。

當我的意識剪接到現實，我發現我再度站在龜殼店門口，手上捧著那本厚厚的購殼合約。

一位梳著丸子頭的美女店員來應門，「歡迎光臨。您今天想找什麼樣的龜殼？」

「我……」我側身給她看我背的龜殼，「我想要退殼。」

我再回頭卻看到一個女巨人瞇著眼睛打量我，她背上那個兩公尺長的棱皮龜殼氣勢嚇人，我不由自主後退了兩步。那個美女店員竟突然變身成這樣？

「不、能、退、殼。」女巨人說，語言被她當成定音鼓演奏。

我緊張地拿出合約翻給她看，「你看合約這裡有寫。」

「寫、什、麼。」

我仔細一看，發現賣方資訊變成一片空白，合約裡所有買賣雙方簽名的地方也發生這樣的怪象，賣方消失了。

我畏懼地仰望不斷變大的女巨人，現在她的頭已經抵到天花板了。我鼓起勇氣對她揮動合約書，像個菜鳥啦啦隊員第一次表演揮彩球。

「這麼多頁合約裡一定有退殼條款吧？」

「沒、有。」

我坐在地板上假裝仔細檢查每一項條款，但我很清楚我已經輸了，就像翻開高中期末考數學考卷的那一刻。

我不知道我坐了多久之後才敢問：「請問…如果我對我的龜殼…嗯，有疑慮，我該找什麼單位？」

「你、的、貸、款、銀、行。」女巨人瞬間又變回丸子頭美女，然後她輕柔地說：「在您還清貸款之前，您與您的龜殼都屬於銀行。再麻煩您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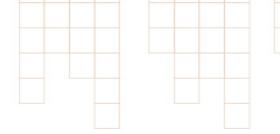
我垂頭喪氣地走在街上，往單軌電車站的方向前進。從這裡搭電車到銀行大約二十分鐘。

也許我該回家。

我看著路上的人背著各式各樣的龜殼，似乎一個比一個還重，每個人駝背的角度一個比一個還大，我甚至瞥見街角有個老漢已經是在地上爬行！

「我不要爬行！我不屬於銀行！」

下午離峰時段，月台只有我跟另外一個女人在候車，她穿著迷



彩服，背上的龜殼也包著迷彩膠膜。她的神采有種隱形戰鬥機的氣質，或許是個女軍官？

銀色的單軌電車進站，車廂造型就像倒掛在鋼纜上的超大龜殼。我上了車，找了個架子把龜殼靠上去，以減輕身體負荷的重量。如果是上下班時段，龜殼架根本沒空位。

電車啓動，車窗外的市景似乎被速度融化。我們這個逼人背龜殼的文明，為什麼可以造出速度飛快的電車呢？是為了加快龜殼生產與流通的速度嗎？

我的意識回到車廂內的時候，女軍官正站在對面凝視著我。

我立刻提高警覺，自從我背上龜殼之後，總是不斷有怪事發生。

「我不認識你，但是我知道你想要什麼。」女軍官突然開口對我說話，彷彿我是她帶的兵。

我左看右看，整個車廂只有我們兩個人。

「你想要脫殼。」女軍官指著我的臉。

我不知該怎麼回應，也許下一站我就該逃出車廂。

「我們可以幫你。」

我深吸一口氣然後說：「我為什麼要相信你？」

如變魔術一般，她的雙手縮進她的龜殼，然後兩隻手掌分別伸出左右下肢開口，用力扯開了龜殼襠部。看著她的動作，我的嘴巴逐漸張到最大。

然後她雙手反握住龜殼慢慢往上舉，她的頭縮進了龜殼，我摀住自己嘴巴以免尖叫出聲。

她單腳跪在地上，雙手迅速把龜殼舉起往後放在架上。她一邊看著我一邊優雅起身，彷彿在等待掌聲。這是我這輩子看過最美的表演。

雖然寬鬆的迷彩服讓人看不出她身材的曲線，但沒背負龜殼的人形卻讓我想要膜拜。

「你們真的可以幫我嗎？」我的聲音發顫。

她點點頭，「來找我們。」

「去哪裡找你們？」

突然間列車到站，車門開啓。

「耐心等待時機。」她說完就飛步離開車廂。

電車再度啓動。我望著她遺留下來的迷彩龜殼哭了出來。

但我並沒去成銀行，因為沒過幾站就有一群警察衝進車廂把我跟迷彩龜殼帶回警局。

負責偵訊我的警員自稱老黃，他帶了兩份超商三明治跟兩瓶罐裝咖啡進來偵訊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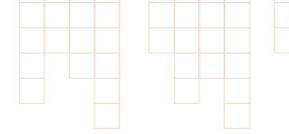
「一人一份。」他說完就大口吃了起來。

「謝謝。」但我並沒伸手去拿餐點。

「這種事情現在很多啦，背個假龜殼到處騙人。」老黃打開咖啡罐喝了一大口。「還好你沒受騙。我們作完筆錄你就可以走了。」

「筆錄？我只是搭個電車就被你們抓來。」

「我們把你請來局裡是要保護你，確認你沒有上當。」他十指像海葵觸手般扭動了一陣，不知是不是準備要動手打我。我暗中決定，如果他揮拳過來，我就轉身用龜殼擋住。



老黃說：「你應該有注意到吧，那個女騙子長相有什麼特徵？」

我仰頭皺起鼻子吸幾口氣，彷彿想嗅出室內有誰放屁，接著我閉上眼睛假裝回想了一下，「左邊，對，她左邊眉頭有顆痣，黑色的。」

走出警局的時候，我不停在想女軍官臉上是不是真的有那顆痣。我說的謊如此逼真，我回憶裡的她好像已經被點上那顆痣。

或許，剛剛在警局裡，我害怕到不自覺講出了真話。

我背著龜殼緩慢走到自家巷口，妻正站在三樓陽台為盆栽澆水。我力氣已經放盡，只能勉強對她揮揮手。她放下澆花壺，也對我揮手。

此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，那棟舊公寓竟然開始快速往上長高，高到我已看不清楚妻的表情。

我勉強往前走了幾步，想把狀況看清楚，我家所在的三樓陽台大約已經升到三十層樓的高度。妻似乎對我喊著話，但我沒辦法聽清楚。

我用鑰匙打開一樓鐵門，眼前的階梯坡度跟合歡山東峰一樣險峻，我根本連二樓都爬不上去。

妻以閃電般的速度下來一樓找我，她狐疑地問我：「你怎麼不上樓？」

我指著階梯說：「你該問的是我要怎麼爬上樓吧？三樓怎麼突然變得這麼高？」

「公寓會變高？太扯了吧你。」她說，「喂，我爸媽說這個週六要來看你的新龜殼，幫你慶祝一下，把時間空下來。我先上樓煮

飯了。」

「啊？有什麼好慶祝的？我連——」

妻沒聽完我說話，又疾速上了樓。

我在樓梯間癱坐了下來，沒想到，我連自己的家都爬不上去。就這樣我在樓梯間地板趴睡了一夜。

女軍官從金字塔的海市蜃樓中浮現，慢慢走進我夢裡的沙漠。我跑過去想擁抱她，告訴她我有多希望見到她，但一到她面前，我說出來的竟是：「幸好你眉頭上沒有痣。」

她下意識地摸摸眉毛，但並沒有回應我那句莫名其妙的話。

「我知道警察都會說我們是詐騙集團，但我們是革命份子。」她說，「當權者常說我們跟騙徒一樣，會給人不可能實現的承諾，但騙徒要的是金錢，我們追求的是脫下龜殼的自由。」

「我也要！」

在她凝視我的瞳孔裡，有昇起的太陽。「只要鼓起勇氣，就可以自由。」

在夢裡，我背的是埃及陸龜的金黃龜殼。我模仿女軍官先前在電車裡脫殼的方法，雙手伸出大腿開口處，嘗試把龜殼舉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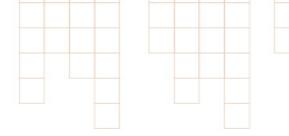
她一手放在我的肩上說：「來找我們。」

我開始加大力度，身體感覺到疼痛。

「來找我們。」她的身影跟這句話一起消失在沙塵裡。

我從夢中痛醒。

我仍然趴在樓梯間裡，我看著錶，已經是隔天早上。我餓到胃痛，走出了公寓樓梯間。我經過路邊一個垃圾桶，想了想，把家鑰



匙丟了進去。

我走進了一家咖啡館想吃早餐，這裡光看裝潢就知道咖啡會難喝。我連吃了三份總匯三明治之後，才有能量思考下一步。我檢了鄰座留下來的報紙，想找點有用的資訊，卻發現報紙上寫的標題都是哪裡有龜殼特賣會、怎麼挑選最適合你的龜殼、龜殼設計新趨勢。

我丟下報紙，抬起頭看著窗外，希望可以瞥見女軍官的身影。此時一列單軌電車在我頭上的高架軌道飛速通過，我決定搭車去銀行碰碰運氣。

除了運氣，我別無所恃。

銀行櫃台居然比地板還高出兩公尺，櫃員們就像法官一樣坐在高處俯瞰來辦事的民衆。我踏上了一段階梯，面對一位神情莊嚴的男櫃員。

「您好，請問有什麼購殼貸款需求？」他的男中音很好聽。

「喔，我不是來辦這個。」我說。

「那您是希望辦什麼押殼貸款方案？我們有五十年期跟一百年期的輕鬆還款計畫。」櫃員露齒而笑，琺瑯質發出亮光。

我幾乎膽怯到想轉頭就走，我雙手緊握住櫃台冰涼的大理石板，讓自己的身體無法退卻。「不好意思，我是想要…」

櫃員舉起右手掌圈著耳朵，想聽清楚我在講什麼。

我把體內剩餘的一點能量都從嘴巴擠出來：「我想要把我的龜殼退還給銀行。」

櫃員的神情彷彿是聽到我說要搶銀行。

他強作鎮定用內線電話低聲聯絡著，不時瞟著我。我轉身看到兩個保全快步朝我走來，他們的右手都按在腰間的甩棍上。

我聽到「叩叩叩」的聲響，原來是我身體發顫導致龜殼頻繁敲擊櫃台。

一個穿著銀行龜殼套裝的大嬸快步走了出來，我看到她胸前掛著「主任」名牌。

她冷靜地說：「您的需求我們知道了，麻煩從這邊上二樓，我們襄理會為您處理。」

我走上主任指示的階梯，兩個保全像影子一樣緊跟著我，直到我走進二樓的襄理辦公室。

這個神聖奢華的寬敞空間，比任何宗教聚會所更讓我感到渺小。我心裡開始責怪起自己的無知與莽撞，竟敢讓銀行用這個空間來接待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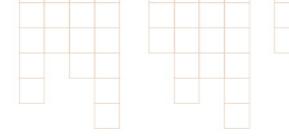
我注意到正中央有一張絨布沙發躺椅跟一張紅色牛皮沙發，兩者中間放著一張咖啡桌。這裡為什麼布置得像美國影集裡的心理醫生諮詢室？

我看到對面牆上有一幅300號特大油畫，濃厚的油彩勾勒出一扇黃金打造的門扉。我越凝視著那幅畫，越覺得那扇門似乎是真的，我好像可以伸手將它打開。

我往前走想看仔細，黃金門突然打開了。

從門內無盡的黑暗裡，走出一抹發亮絕美的身形。

在現實世界的空氣裡，它開始凝結成形為她：「大波浪長髮襯托著一雙想要知道你所有祕密的綠眼珠；在她性感但不失莊重的絲



綢襯衫領口，彷彿可以看到櫻花堆成的深谷線條。」

她沒背龜殼。

「麥卡倫 12 年可以嗎？」她說。

受苦的人，沒有戒酒的權利。我雙手接過襄理遞過來的鑲金水晶酒杯，喝下金色酒液，然後才突然想起自己還沒道謝。

「謝謝。」

「我才要謝謝您蒞臨本行。請坐。」她說。

我順從地走到躺椅準備放倒我自己，但她輕柔地握住我的手肘，強有力地將我送向牛皮沙發坐下。

「這才是客戶坐的位置。」她斟滿了我的酒杯，把酒瓶放在我手心裡，然後如厭世的貓般側臥在躺椅上，裙下玉腿修長到超出躺椅一截。「請問您今天想來洽談的業務是？」

我先喝了一大口威士忌壯膽，「我想停止貸款，把龜殼還給銀行。」

她帶著微笑看著平板電腦上的資料，「我這裡已經調出了您的案件。您是覺得還款壓力太大嗎？還是有資金調度上的需求？我們還可以改成一百四十九年或一百九十九年分期貸款，讓您還款更輕鬆。」

她抬頭看著我，露出一個上揚角度完美的笑容，她那兩顆梨窩，幾乎讓我願意答應她任何要求。

我又喝了一大口酒，「不用了，我只要跟你一樣不背龜殼就好。」

襄理從躺椅起身，幫我斟了些酒，然後走到黑膠唱盤前，放下

唱針讓揚聲器流洩出上個世紀九〇年代末的英式搖滾歌曲，聽起來有種華麗的感傷。

她背對著我說：「聽個音樂，放鬆一下。我們來好好把你的心情整理一下。」她轉身，窗外金色的陽光彷彿有燈光師在調控，精準地打在她髮型的輪廓上。

她走著台步，如夜一般像我走來。

我趕緊又喝了一大口酒。

在我身旁，她如月落般蹲下，雙手握住我握住酒杯的左手，我發現我的視線很難離開她的乳溝。

她的聲音比海妖更動聽，我卻不是尤里西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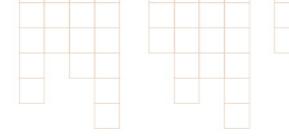
我聽到她說：「龜殼的事情，經常都是心理層面的問題。（漏聽幾句）您是個有本領、有膽識的男人，一定不能把背上的幸福放下，因為……（漏聽）。……的路上，銀行永遠是支持您打拚的好夥伴。」

當我的意識再度回到現實時，我發現我已經醉醺醺地站在銀行的大門口外。

門內，襄理帶著一群員工向我微微鞠躬，然後鐵捲門快速落下，一個保全把「營業時間已結束」的立牌放在我面前。

我醉步想走下台階，一不小心絆倒四腳朝天，我的龜殼就像滑板一樣帶著我往下滑。這裡的街道恰好是下坡，我無止盡地溜下去，我的高速下滑與背著殼緩慢走上坡的行人形成強烈反差。

我的四肢胡亂揮動，希望可以抓住路樹或任何什麼物事，結果卻讓自己變成快速打轉的陀螺，碰倒好幾個行人。



在高速旋轉的模糊視野裡，我看見女軍官站在對街凝視著我，我還來不及叫她，卻已經衝向一個街角。

我閉上眼睛。我在等待撞擊。等待那可以結束一切的撞擊。也許是被車撞，也許是我撞上牆壁。這一刻我連恐懼的力氣都沒有了，只希望結束一切。

一切並沒結束。

我無奈地張開眼睛，看到自己已經衝過坡底，高速滑向海岸公路的柵欄。

我本能地把頭跟四肢收進龜殼，龜殼撞穿柵欄，帶著我墜入無垠的大海。

一聲巨響。

我再張開眼睛時，周遭圍著一些陌生人，他們不知為何對我頭上拉炮，彩紙碎花落在我濕漉漉的頭髮上。我腳下的地板濕了一片，原來是我的龜殼還在滴水。

這裡的天花板裝了過多的燈管，非常明亮，我看看左右，許多的辦公桌跟隔板往四面八方綿延，看不到盡頭。

人群中，一個戴著鈦金屬眼鏡框的中年主管走出來，握住我溼淋淋的手。「恭喜你錄取了，歡迎你加入我們公司。」

主管笑著對其他人說：「好了，我知道大家都很高興有新同事報到，但大家先回去工作吧。晚上迎新時我們再好好喝一杯。」

同事們歡呼一聲，像熟悉鑽迷宮的老鼠一般快速返回各自的座位。

「我帶你去你的辦公桌。」主管說。

我順從地跟在他後面，他背的玳瑁巨型龜殼應該非常貴。

「你就坐這裡。」主管指著一張空無一物的桌子，我乖乖坐下。他發現我在偷瞄他的龜殼，他拍拍我的龜殼說：「跟我一樣認真拚個二十年，你就可以背跟我同款的殼。呵呵！」

他爽朗的笑聲在巨大辦公區裡迴盪。

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就到下班時間了。不知為何，我還記得要發電郵騙主管說我感冒了無法參加迎新，然後疲憊地走出了公司大樓門口。

「下班了嗎？辛苦囉！」有個女人喚我。

竟然是妻。

她開車停在路邊等我下班。這輛車是路上常見的國民車，車高有三公尺，讓背殼的人可以輕鬆地上下車。

「快上車啊，發什麼呆？」妻笑說。

我聽話上了車，我看到後視鏡的街景裡似乎有女軍官的身影，那個身影迅速縮小再被甩過街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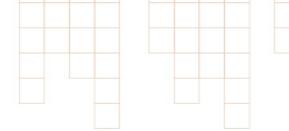
「第一天上班還順利吧？」她邊打方向盤邊說。

「嗯。」

「這份工作你一定能勝任愉快，我在幫你寄履歷應徵的時候就知道了。」妻微笑。

「是你？」

「除了我，誰還會這麼關心你？」落日下，妻的虹膜散發七彩光芒。她的髮型似乎才剛從髮廊染燙完成，髮色就像毒蛇龜殼花那樣致命。



我右手悄悄摸上副駕門把，「真的是多謝你了。那天……那天我不該那樣離開家。」

「我們是夫妻，一起守護我們的龜殼是最重要的。」妻伸出右手握住我的左手。

我的左手不由自主地掙脫，爲了替左手找藉口，我說：「聽個廣播好了。」

我按下音響按鍵，傳來艾爾頓強的名曲〈Tiny Dancer〉。

我感覺自己也變成了妻車上的小小舞者。

「你現在工作穩定了。接下來，」妻嬌羞地瞅了我一眼，「我們該計畫生小孩了吧？太晚生的話，等孩子長大了我們都還沒還完龜殼貸款。」

妻把車開上高速公路匝道，車速不斷加快。

「是啊，」我說，同時餘光瞥見妻的左手慢慢摸上車門鎖按鈕，我感覺後腦杓一陣冰麻，「希望孩子快快長大，找個好工作，然後買個好龜殼——小心前面！」

我大叫分散妻注意力的同時，拉開車門跳了出去。沒有過去，沒有未來，只有疼痛的滾落。

醒來的時候，我不知道時間已經過了多久，也許是十小時、十天或十年。

我趴在溼潤的草地上張開眼，朦朧的視線看到女軍官坐在我身旁，初升的太陽舔著她的耳際。

我想對她微笑，背上的痛楚卻讓我慘叫一聲。難道我的龜殼裂開了？

她伸出溫暖的手掌撫摸我的臉頰，「你做的很好。辛苦了。」

此刻我只想問一個問題：「所以……現在我可以脫下龜殼了嗎？」

女軍官沒說話，只是對我微笑，像在注視著一隻春日斷翅的蝴蝶。

我瞇著眼想把她的面容看清楚，卻驚覺她的五官變得越來越像妻！

我嘆氣，閉上眼睛。

女軍官、襄理、妻的面容似乎被一起去進夢的果汁機，在不斷旋轉切削中融爲一體，我再也記不得誰是誰。也許她們其實是同一個人，只是在不同的輪迴裡，演出不同的角色。

我背上的龜殼逐漸膨脹到加拉巴哥象龜的大小，重達四百公斤。

這段期間裡，聽說有城市被瘟疫封鎖，有紀念碑倒下，有帝國傾覆。

我的肉身終將消逝，而龜殼長存。

我想起了百年前那個平凡無害的午後……

# 黃政淵

## 個人簡介

新北市民，台大外文系學士，美國南加大電影電視製作碩士，導演 / 編劇 / 劇本顧問，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兼任講師，歷年影像與文字作品曾獲若干獎項。

## 得獎感言

感謝新北市與評審老師們。

感謝此生一起切磋賞析文學與藝術的朋友師長們。

這篇小說是被包裝成驚悚電影的奇幻寓言，希望能讓讀者感覺到，探索普世人類處境，或許也可以有娛樂性，而撫摸人生的憂傷，或許也可以帶來一點幸福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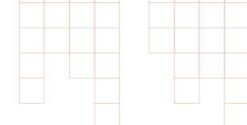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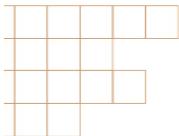
# 短評

／陳雨航

對當代社會形式、制度、成就、幸福……等等抗拒的一篇寓言小說。

作者用我們習以譬喻為房屋的龜殼代表了做為現代人的負擔，也代表了可以逐漸增長的財富、社會成就，或者說階級。主角即使自謂「傻傻魯魯」，實則對命定般的人生 / 龜生帶著不斷的反抗，然而他的反抗顯得無力、失能，終究無法逃脫既定人生的「龜殼」。

描述既帶新意，且具幽默。龜殼除了譬喻，做為小說情節進行的工具，那種尷尬、不適、難以停止的滑動，還真是讓人讀來失笑，即使在為小說主角（還有讀者自己）感到焦慮的狀況裏。



# 佳 作

## 利馬的番茄

鄭堪遠

紙蓮花在火裡，其中一角旋轉飛起，迅速地舞成灰燼。紙元寶連同三層洋房，漸漸萎黑下去。游泳的錦鯉、碎石子路小徑、開著特斯拉的白手套司機，在世界末日般的七月，通往灰撲撲的未來。

小崎，生日快樂。我心裡想著臉書跳出的動態回顧。口中跟著嚷嚷修摩例修摩例。薩婆訶。發出無法辨識的音節，一會兒鈴響地清脆，又回到近乎睡眠時的詠調。一身素黑的師姐慈悲低眉，無邊無盡的唱悼。這已經是第五個小時了。

現在的你，用什麼樣的表情看著我？大概赤裸著上半身，揮舞著後空內褲大跳艷舞，或者拿著遺照，生氣質問怎麼挑一張最醜的而且還沒修圖。菩薩面無表情。莊嚴肅穆不適合你，無論在什麼場合，你只想炒熱氣氛。

生日時不慶祝生日，像很難笑的黑色幽默。上次還手捧你發燙的驕，這一回雙手合十祝禱，怎麼想都不覺得地球上有人會嘆唏一

笑。令諸聞者業障銷除。藥師佛菩薩有十二願，我只想看你再跳一次花蝴蝶。我的白包不薄，卻是唯一一份。如果喪事喜辦，感覺你會拍手叫好。心思又飛了出去。最好像個土豪拿著玩具鈔票槍，噴灑花花綠綠的大鈔唱 Better have my money。然而，什麼時候人生就往陰暗的角落岔開，自顧自的發展下去。

像是現在睡在我身邊的，背肌廣闊的男人。我得告訴他我要去看你。那一天早上六點，陽光貪婪地吸吮水氣。又是一個燥熱的周末，理應鬧鐘不這麼早起，性慾跟套子殘留他的手裡。說來奇怪，我一開始接起陌生電話、聽見伯父的聲音時，想到的不是你的臉。是有一次生日派對裡的番茄。壽星一不小心輸了得進懲罰。誰不知道這群三八姊妹想看英雄救王子的戲碼，我一副津津有味地與你舌吻，邊分食嘴裡一顆番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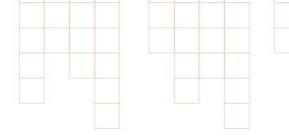
受壓力擠兌，蛻皮露出的飽滿。衆聲喧囂，酸甜溢出唇齒，流淌脖頸，羞紅你的兩頰。

牆上的螞蟻，沿著天花板一角，經過門縫，一路行經木頭地板的凹槽，在水果酒的瓶口狂歡。我拿起消毒酒精噴灑整列隊伍，看著一隻隻的螞蟻先是驚慌、逃竄、最後僵斃在高濃度的安靜，每按壓噴嘴一次，心就沉下去一點。

直到整顆心落在手裡，足以捏緊。幾乎窒息。

男人醒了，我挨了過去，一隻腿勾住他。寶貝。手心上下游移胸肌，像草原上的馬迎著風。你又忘了把瓶子拿去洗。

靈堂的楊枝甘露放了多久了。兩個小時？三個小時？稍早擲筊



問你有飲否，聖筭。總算買對，我怎麼知道你已經不愛喝珍奶了，這些年忘得多，記得的也不可靠，留下來只有一條條白髮。不能更好了，我的生活好的不能更好了。對著男人水亮的眼睛一個勁地說愛，偶爾一點吵架後再和好合體。工作穩當，待人像一杯溫水，不慍不火。假日爬山或看部電影，適時地笑跟哭。養了幾隻金魚，種點多肉植物，有時對牠們說話。

「現在我們站起來。」師姐指示。我不小心讓椅子向後刮出尖叫。伯父安靜地坐著，手裡那一本藥師琉璃被緊緊攢著，皺成一團，不發一語的觀禮。白髮人不送黑髮人，如果是我們這種人，紅橙黃綠藍靛紫，送別也要敲鑼打鼓。音樂催落，今天誰也不許哭，今天要歡喜。

我們只活在今天。

我親一下男人的額頭，撫摸他強健的鬚角。刷牙洗臉，全身結結實實地沖一會兒熱水，對著鏡子剔掉眉間的雜毛。湊近他的頸肩，鼻尖逡巡皮膚的細毛。

你記得嗎，小崎。

手掌停在他的背上，順著粗韌的脊椎而下。背對著。我將一隻耳朵貼上他的背，手搓他的乳首。沉默明亮了起來。

小崎的爸爸，要我去看一看。

「你可以不要。」他只回這麼一句。

以佛神力，衆苦解脫，諸根聰利，智慧多聞。我一一點開你的相簿，接手的臉書管理者，是個很久沒聯絡的朋友。五年，還是六年。我揉揉太陽穴，車子裡的夏天很冷，被肥胖的冷氣推擠著。晴

空萬里，外頭雲懶洋洋的。我嘗試讓記憶重新連線。

想著你濕黏的手汗，環住我的頸，四季如夏，全力以赴地躁熱。

常持此咒，勿令廢忘。頓時覺得眼睛酸澀，真想抽菸。盯著景色更迭，努力聽進去笑話跟效果音。沒聽過這個 podcast，不確定哪些真的好笑或該笑，駕駛座的伯父也不發一語。車子駛過連綿的綠，過了一座只容單向的石橋，沿著河堤抵達沒有便利商店的所在。

「你的房間在左手邊。」伯父說。

從窗外看出去，並排的田往天上延伸去，房間有一股揮不去的樟腦味，我坐在木板床上，小心太大的動作發出聲響。小崎以前睡在這，我甚至可以看到他側右邊睡，好讓一早的陽光叫醒他。

伯父走進後院。搖盪的竹林下，搬開環形水泥盆，露出筍子。撥土，鋤頭一個使力，鑿進一半，拗一下是一個。再一個。一隻色衰的雞悠悠地走，像是尋找蚯蚓或米糠。

需不需要幫忙？我問。

「你做不來這個的。」伯父的鋤頭沒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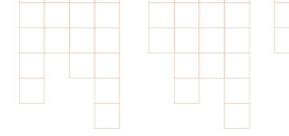
你還沒說，你是怎麼聯絡到我的。

伯父把籃裡的竹筍抖一抖，鋤頭以四十五度角倒插進土。轉身往回走。

「阿彌陀佛。」師姐轉過來向我鞠躬。

阿彌陀佛。

「休息一會兒，等等我們念地藏菩薩本願經。」



禮儀公司的接待室像十二月，我問伯父需不需要薄外套。搖頭，口罩下的表情讀不出來。或者我去買什麼東西吃？再搖頭。時間放輕腳步，圓形木桌上的假花永不凋零，靈堂的照片採自動撥放，小崎在風光明媚的海邊，正午太陽高懸，那時候青春沒有盡頭。

「我們再摺一些元寶。」伯父自言自語。

對角對折，再對折，兩個尖角藏進元寶內，兩頭拉直，中間壓下去，塞入庫錢。重複著相同的步驟，紙箱裡的金紙似乎沒有減少。是誰發明紙錢的儀式呢？用肉體的疲乏感淡忘死亡的悲傷，生者手不停歇，但眼神死。小崎，你那邊收的到嗎？不曉得幣值大還小，不過人的結局都一樣，是不是該從小投資這個虛擬貨幣呢？每月每年大量由陽間匯入，你那邊通膨應該很嚴重。

伯父的拇指按壓紅泥，劃過一疊庫錢。唰唰唰。

唰唰唰。熱氣在房間喧嘩，汗在奔騰。我裸著上身，清潔家裡每一寸地板，窗戶擦的透亮，清掉馬桶上的污漬，洗衣服。把冰箱裡過期的食物打包。與鄰居一起等垃圾車。洗米。切花椰菜。試試味道。不壞。

「你還是要去嗎？」男人從我身後環抱「你平常沒這麼勤快。」

我覺得這樣，我會好過一些。我說。

男人的手托住我的臀部，手指扎進肉裡，並解下自己的領帶，圈上我的頸。

「事情早就過了，不關你的事。」

我覺得不會拖太久。等我回來，我們去吃那間泰式。

「我不是在求你。」男人坐起，推了一把。

我躺在床上。

無法抵抗。換自己的手按上愛人的臀。我愛你，我好愛你。無法再抱得更緊，連喘息的空間也沒有。好痛，每次都這樣，但我喜歡那種痛。

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

雙手划過氯味瀰漫，水聲像壁球來回彈射空蕩蕩的泳池，陽光如流瀑，水面閃著白晃晃的悠閒。我潛入水中，感受水流流曳每一吋的肌膚。抬頭，餘光瞥見小崎坐在長凳上滑手機。第二十次穿過止泳繩，他雙臂倚著岸，發出好大的咳嗽聲。

你不下水嗎？我問。

「吻我。」

難得這裡只有我們兩個。

蒸氣室裡黃燈妖嬈，比舌頭拖沓，每一秒都在升空，先是弓起的腳趾，再來是緊縮的臀。喘氣有時，長短如浪。濕淋淋地融化在對方的嘴裡。像是夏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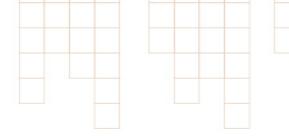
「他來看你了喔。」方才的雨水沿著傘緣，滴在伯父的左肩。手掌合十。這張應該是在日本吧，小崎穿上觀光客式的和服，人潮洶湧，背後有大佛端坐。

好久不見。我也合十。工作人員澆過水，沿著百合花瓣流淌。

「會不會冷。」伯父自個說道。

「昨天吃了魚丸米粉喔，還是以前的比較好吃。」

「高速公路一樣的塞，天氣一樣好。」



「我有聽你的喔，酒現在一個禮拜才喝一次。」

我心裡想著小崎的氣味。沒想到我越來越老，老得只好守住現在的工作。我們已經可以結婚了，但我反而不確定該不該結婚。我發現男人昨天被標註在別人的限時動態，凌晨兵荒馬亂。他半點訊息都沒告訴我。

「你無論如何都要去，對不對？」前一晚男人撫摸我的臉。

你不要這樣嘛。我邊說邊親吻他垂下的沮喪。

「他不在了，你心裡卻還有他。」

別鬧彆扭，我們都幾歲的人了。

「多久了，都多久了呢。」

你怎麼還跟死掉的人計較呢。

男人盯著我，兩指揉捏眉間，抬頭紋像展不開的笑容。

「你讓我覺得我很多餘。」男人收回身體「我好餓。」起身，在冰箱翻找冰淇淋。

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，爲是罪苦六道衆生。將摺好的元寶嘩啦啦地倒進塑膠袋，嘩啦啦。小崎，記得那一次生日，在河堤玩仙女棒，火光映在你的眼睛，我看著你側臉的輪廓。再過去一點，是靛藍色的河和墨綠色的草叢，或許還有一些菸盒、酒瓶、未完待續的擁抱。顛倒日夜的一根接著一根點燃，直到目光有晨曦的金黃。

我彷彿聽見火光劈哩啪啦的響，模糊的笑鬧隨之飛旋，湮滅。

那時候的日子好長。

「等等滿七，由你執香。」師姐對我說。

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

我就快回去了。我撥打給男人幾次，沒有接聽。訊息也沒有讀。

我手持香，按照指示朝著小崎三拜，接過一碗白飯，再拜。佛法森嚴，餘音裊裊。

我後來走了出去。幫浦旁的土丘插了一支塑膠牌，上面寫著小番茄，碩大的螞蟻爬過盤起的塑膠水管。那是小崎的字跡。

「他喜歡吃。」伯父說。

不知道好不好吃。

「應該不怎麼樣，我自己不吃。」

讓我來幫您什麼吧。我又再次提議。

伯父放下一籃竹筍，開了水龍頭洗把臉，進屋。毫無預兆的風，強壓頑韌的野草，我杵在原地，不自覺轉踏腳跟，草葉斷了彈性，累成一丘亂糟糟的綠。一會兒伯父拿著兩瓶水回來。

「等等會渴。」

我們在另一處重新翻了土，挖出雜草並掩蓋，把土丘給踩實，鑿出溝槽的坡度。我的眼鏡滑落鼻尖又推回去。手掌刺麻，血液又活了一回。伯父把種子仔細栽進土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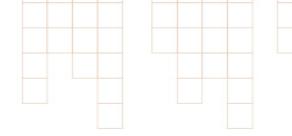
忙完一陣，伯父遞給我一瓶啤酒，鋁罐輕輕地啵了一聲嗝。

「你力氣不小。」他說。

多少有上健身房。

「不過，你應該是第一次拿鋤頭，你揮的方式很僵硬。」伯父的目光似乎盯著電視，新聞閃過官員嚴肅的眉頭。

的確是。我說。希望沒造成您的麻煩。



「每個人都有各種的第一次，」伯父說「只差在什麼時候習慣，習慣了也就記得了，也無關喜不喜歡。」

為什麼連絡我呢？我問。

伯父沒有回應，下一則是齷牙裂嘴的網紅受訪。「我現在，能記得的也不多，但小崎曾經跟我提起一件事。初吻就像番茄。」

本來啤酒讓我想打嗝，聽到這句話讓我嚥下去。

「我聽不懂，番茄是番茄，嘴唇是嘴唇。後來，我試著種了聖女、黑柿、牛番茄之類的。每個摸起來就是番茄，吃起來是番茄。番茄只是番茄。」

很像他會說的話。我說。

伯父沉默，雙手握住酒罐。「其實他小時候很挑食，講也講不聽。不過有天不知道為什麼，就開始喜歡上番茄了。」

我聽見遠處有狗吠，像田園裡的一記悶雷。只要我們想著他，那他就沒有離開。我說，同時覺得自己的話可恥。

「其實我不想要你出席。」

我可以理解。

伯父此時已經轉過頭凝視著我「理解些什麼呢。」他說。

見我始終閉上嘴，伯父一口乾完啤酒「早點休息。」

您辛苦了，晚安。說完我自己想出去抽根菸。霧色幻化成屋簷的滴水，生的剔透，隨即落下。地上一隻螞蟻胡亂的走。對準，把菸蒂燙在上面。

明天，牠的同伴會發現吧。然後接受事實，繼續爬行、工作跟做愛。

好想要現在，雨像是沒有盡頭地下。我打給男人。

「喂。」

我走近新栽的番茄，不發一語。菸霧突然隨風轉向，吹往我的臉。嗆咳，迸出淚來。

我聽見點火的聲音。我想他也同時點起一根菸，菸灰肆意飄落。麻雀棲在電線上睡覺。菸燒完了，床燒出一個洞。

我想我的手起水泡了。我努力擠出這句話。

「嗯。」

我跟他說原來紙蓮花是怎麼折，原來經文裡有好多冷僻字，原來塔位價格越貴越難買到，原來師姐如何離了婚看破人情冷暖。還有限時動態的事。

「嗯。」

如果，我在家裡的小陽台種番茄，但不打算吃，是不是很蠢？我問。

「很浪費時間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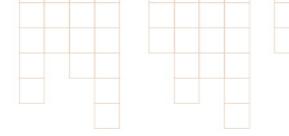
說的也是。

沉默橫在我們面前。最後我說了聲抱歉，這麼晚還吵他。

晚安。

晚風宜人，適合與情人遛狗、群聚狂歡或者讀著小說睡著。我盯著隆起的土丘，種子還在土裡沉睡，它將慢慢地發芽，長出綠葉。在陽光的厚愛與雨水的擁簇下，變得富有彈性，內裡藏有酸甜的密語。

它的時間才剛開始。



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。

「辛苦了。」師姐微微鞠躬。「來，你到時候坐靈車，因為爸爸不能跟去火化場。」

了解，我都了解。謝謝，非常謝謝。殯儀館不遠處有子孫披孝服跪成人龍，滿臉哀戚，銘旌颯颯。我與伯父顯得形單影隻，等待工作人員布置，空蕩的禮堂裡因為疫情不能使用，只有幾張保持社交距離的椅子散落著。一隻小花貓散步，蹭蹭我的褲管。討不到搔頭，旋即走開。

三長兩短，小崎穿著正式，一臉安詳，師姐說這是最後一面，一會兒要蓋棺。「有什麼話想說，趁現在。」

你還想說什麼，說啊。

小崎，你的樣子隨時都會醒過來，然後指著暗藏的攝影機說「被騙了吧！」。或者你只是睡了一個很長的懶覺，像是放鬆的禮拜天。我就連在這個時候，話也說不清楚。

欸對了，你一次也沒來我的夢裡嘛。燒了這麼多錢，那個世界裡你是不是自由自在，所以忘了來看我。所謂的死，怎麼變得像去一趟利馬，南美洲的天氣如何，街景如何，男人們又如何，也許此刻你還在轉機，過兩個月後我會收到俗麗的明信片。

為什麼是利馬呢？也許是利馬非常的遠，而且有好吃的番茄吧。

棺木闔上，法師持槌誦經，象徵性的封釘。一樁子孫興旺、一樁子孫富貴。我猶豫著但還是跟著喊有喔。

「小崎跟你，是什麼關係呢。」男人的聲音從背後傳來，一手環住我的腰，另一隻手臂讓我枕在上面。床單好白，白的暈眩。腦

子像白醬義大利麵，學生餐廳賣的那種黏糊糊的沉重感。

我想，我跟你，跟他沒什麼關係。我的手掌貼上他，掌心好暖，每個指頭都比我長一點，有咬指甲的習慣，指尖有淡淡的菸味。我把它納入口中。吸吮。

「你真該死。」男人笑著說。

活著就要盡興。我湊近他的嘴。而且說來我跟小崎只是幾個晚上的好朋友。

來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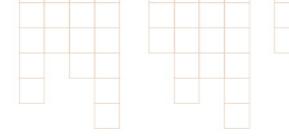
「來吧。」伯父遞給我澆花器，裡頭發出水流撞擊鋁器的聲響。你也差不多要回去了吧，之後是我照顧這株番茄。至少你現在還能澆個水。他交代完便轉身架網，防止鳥類偷吃。

其實我一點都不喜歡吃番茄，小崎。任由水在土面蔓延，轉為飽滿的深色。柔軟而結實的水果，可以是桃子，也可以是李子，只是恰巧橫在我們前面的，是萍水相逢的酒醉。

然後在清醒時善後。

敏感是稀缺的，但也被踐踏。

後來我聯絡不上小崎。倒也不是四處發尋人通知般的努力，就是所知的幾個通訊軟體打了幾次未果，轉過頭，便撿一包青江菜放入男人的籃子。不過問，也要能意會，人的出現或消失，再深究下去就是打擾。連鎖生鮮超市的根莖瓜果就是乾淨，沒有你來我往的要蒜要蔥，沒有顏色黯淡或蒼蠅圍繞，一個個眼神皎潔，呼吸舉止得宜，有自信。



要結帳時，我把小番茄放回原處。

「也許我們太快了。」男人笑著說。

床上別太快就好。我回嘴道。

「你總是那麼自我。」男人摟住我的腰。

先是一個晚上的朋友。然後兩個晚上的朋友。出門喝咖啡的朋友。爬完山去泡溫泉的朋友。後來跟男人成了衣服晾在對方家的朋友。一起養貓咪的朋友。

快樂令人暈眩，令人惴惴不安。適度的罪惡感，讓自己想起原來我幸福。

見佛了生死，如佛度一切。師姐灑淨，稱呼小崎為菩薩，為你除去穢氣得以清涼。小崎，然而誰不是菩薩呢，我們這種人生來便是肉身菩薩，度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度一切雄偉的七情六慾，一次次進進出出，過了多少牛神鬼怪，才明瞭被束縛的不是認同，而是憂懼快樂有盡頭。

當天有其他人排在你前面火化，於是我們先行折返。包有艾草的紅包，我隨手丟進途經的加油站廁所。

「我還沒回答你的問題。」伯父說。

什麼問題？

「為什麼我聯絡的上你。」

車子準備開上高速公路，北上車輛少，多是南下踏青。

沒關係。我說。我自己有個猜測。

車子沉默地行駛。惠風和暢。

「臺北，其實蠻遠的。你不覺得嗎？」伯父說「你先睡一會兒吧。」

我側身，打了電話給男人。沒接。

直接到那間泰式吧。到時候見。我送出訊息。

我知道他不會讀。

# 鄭堪遠

## 個人簡介

剛從文學研究所畢業的消防替代役，得過一些獎。嗯，就這樣。

## 得獎感言

希望下次能拿到首獎，畢竟 15 萬真的很多，可以存一張 0050。

# 短評

／吳鈞堯

前男友猝逝後，與其父展開的淡淡互動。它的好處是舒緩，在情節量非常稀薄的情況下，暗藏心理的流動。藏而不露時，生者與亡者的關係成爲弔詭蹤跡，利馬在遠方、番茄在近處，組接的篇名，便有天涯既遠又彼此相涉的議題。摺金紙、誦讀經文的嵌入文章，細節處閃耀如流水，暗暗流。